

人物目

漢

韓

信

枚

乘

子臯

臧

洪

父旻

陳

容

魏

陳

琳

唯安

古今

人物

人物

人物

人物

吳

步

騭

子協孫璣協弟闡

唐

吉中孚

趙嘏

孫泰

子展

五代

劉

金

子崇俊

劉仁贍

子崇讚崇諒

宋

魚崇諒

趙師旦

祖和父應言叔父穉弟師涉師旦子覲

徐

積

父石子

安道

張

耒

子秬

蔡彥規

廉

布

子孚

衛

朴

孫賣魚

聖僧

水邱秀

王資深

王

洋

劉

晟

繆朝宗

張孝忠

龔

開

子浚

目 录

- 射阳侯项伯 贺宗炳(1)
- 晚唐宰相李珣 山 翁(7)
- 卓行学者徐积 许鸿年 朱德慈(16)
- 抗金民族英雄魏胜 贺宗炳(19)
- 宋代文人画师廉布 刘怀玉(27)
- “碎珠四善”的杨靖 沈光祖(32)
- 王镇及其随葬字画 毛鼎来(36)
- 探花郎蔡昂 刘怀玉(40)
- 抗倭状元沈坤 刘怀玉(47)
- 王鸣鹤及其《登坛必究》 邹振国(63)
- 爱民知县孙肇兴 贺宗炳(74)
- 万寿祺生平及其艺术 白 坚(78)
- 朴学大师阎若璩 刘怀玉(83)
- 刑部侍郎阮葵生及其《茶余客话》 沈光祖(88)
- “刚而尚义”的阮钟瑗 郭寿龄(95)
- 清田园诗人吴进 陈慎侗(100)
- 广西按察使秦焕 仲 勉(104)
- 顾云臣及其《抱拙斋集》 仲 勉(108)
- 李元庚与《山阳河下园亭记》 王晚冬(113)
- 清书法家周木斋 陈慎侗 郭寿龄(118)
- 晚清学者诗人徐嘉 童 玲(124)
- 清末民初学者诗人段朝端 陈慎侗(130)

- 晚清风流才子杨鼎来 河 叟(136)
- 画家姚又巢 童 玲(141)
- 南社诗人周人菊 郭寿龄(145)
- 冒广生和《楚州丛书》 顾 启(150)
- 人民教育家汪达之 许慎忻(157)
- 怀念丁志安先生 郭寿龄(163)
- 平生奋志向光明 汪传华(168)

——我国现代女音乐家寄明

- 政治夹缝中崛起的民族金融家 徐 行(176)

——周作民和他的金城银行

- 我国造船先驱杨俊生 楼德型(188)
- 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鉴 晓 之(195)
- 美国华人银行家黄仲元 孙智悦(201)

- 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 秦九凤 胡云飞(206)

- 淮安民主政权首任县长赵心权 陈 扬 徐志高(216)

- 淮安县委女书记李凤 徐志高 葛正华(224)

- 联合国总部警卫队长何承浩 孙芝瑶(235)

- 犹闻顾老呼号声 秦九凤(239)

——痛悼党的“老宣传”顾家熙同志

射阳侯项伯

贺宗炳

史书记载，汉高祖刘邦在战胜项羽、统一中国后，分封王侯，“诸项氏枝属，汉王皆不诛”，还封了四个为侯，项伯即其中之一，被封为射阳侯（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）射阳侯项伯实际是开发淮安这片热土的先驱者之一。

知道楚汉相争故事的人，都知道有项伯这么一个人。项伯名缠。“伯”是他的字，是项羽的父辈。长期以来，人们把他看成一个平庸之辈。却不知他是一个识大体、顾大局，支持中华民族统一事业的功臣。

一、出以公心 支持刘邦西进击秦

项梁死后，在讨论谁西进击秦，谁救钜鹿的问题上，曾有过一段波折。项羽复仇心切，吵着要和刘邦一起带兵西进。楚怀王孙心本在民间放牧，被项梁立为怀王。项梁虽死，但他的部属还在。于是，怀王召集诸位老将商议这件事。当时，为了鼓励诸侯击秦，怀王曾与诸将约定：谁先攻入关中，就封他为王。项伯作为楚国的左令尹（最高军政副长官），如果是站在项氏一族的立场上，完全可以联络项梁的旧部，支持项羽的要求。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。《史记》上记载着这样一段话，怀王诸老将皆曰：“项羽为人彪悍猾贼。项羽尝攻襄城，襄城无遗类，皆坑之，诸所过无不残灭。且数数进取（攻城

取地),前陈王(陈胜)、项梁皆败。不如更遣长者挟义而西,告谕秦父兄。秦父兄苦秦久矣,今诚得长者往,毋侵暴,宜可下。今项羽彪悍,不可遣,独沛公素窳大长者,可遣。”这说明,项伯和其他老将一样,站在诛暴秦,拯黎民的立场上对待项羽的要求,所以《史记》上才有了“诸老将皆曰”的文字。项伯的这种思想,一直贯穿在楚汉相争的整个过程之中。

二、仗义直言 保护沛公

果然,刘邦进关中之后,封府库,驻坝上,约法三章,不许扰民,深受秦国百姓欢迎;项羽却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国降卒,使项伯等人大失所望。项羽听说刘邦已派兵把守函谷关,大怒之下,便命英布攻下函谷关,直接进军新丰鸿门。这时,有一个叫曹无伤的人,是刘邦帐下的左司马。他为了求得项羽的封赏,竟不惜卖主求荣,派人把刘邦想阻止诸侯入关的打算报告项羽,并加油添醋地诬告刘邦“使子婴为相,珍宝尽有之”。项羽更是怒不可遏,命令三军“明天一早开饭,吃饱了就去打垮刘邦。”

项伯闻讯后,对曹无伤的话将信将疑。他想:如果刘邦果真象曹无伤说的那样,只顾个人私利,那也是他自己找死。但是,我的好朋友张良现在刘邦军中,是一个旷世奇才,他曾救过我的命,我不能看着他给刘邦殉葬。不如把张良叫来一起辅佐项羽。于是,项伯连夜赶到张良那里,据实以告:快跟我去,别跟着刘邦一起送死。张良一听这话,就笑着对项伯说:我受韩王的委托,跟沛公一起西进。沛公有什么事情都要我给他拿主意。从来没听过他要封子婴做丞相;府库也都封在那里,一件东西也没动,这一定是有人搞鬼。他现在还蒙在鼓里,我这样跟你逃走,岂不成了不义之徒?张良的这番话,驱散了项伯对刘邦的疑虑。

刘邦得知项伯来到大营,和张良商量了一番后,叫张良请项伯

到自己帐中来，设酒感谢他使十万生灵免遭涂炭。席间，谈起刘邦进关后约法三章，不扰百姓的事情，项伯也钦佩不已，二人越谈越投机，竟攀起儿女亲家来了。刘邦请项伯转告项羽，派兵守关不是为了阻挡项羽，而是为了防范盗寇，维护治安。项伯深知侄儿脾气暴躁，对刘邦说：明天一大早，你一定要到鸿门来，亲自对项羽说明情况。

项伯回去以后立即找项羽，责怪他冒失：如果不是沛公先破关中，你哪里能这么容易进来？况且人家立了大功，你反而要去打他，滥杀无辜，这是不义之举啊！我叫他明天来跟你解释，不如好好招待他。项羽听他说得句句在理，就应允了。

第二天，刘邦带着张良、樊哙等赶到鸿门，向项羽解释误会。说这是小人从中挑拨，叫我们兄弟产生裂痕。项羽本已对自己的冒失略带愧疚，听刘邦这么一说，不觉言道：这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，不然，我何以至此？席前，项羽的谋士范增也看出了刘邦非比常人，劝他除掉刘邦以免后患。项羽有些犹豫不定。席间，范增再三暗示项羽下手。项羽因为听了项伯对他的责怪，尤其是项伯叫他莫行不义之举的话，使项羽始终下不了诛杀刘邦的决心，只好保持沉默。范增再也按捺不住，到帐外去叫项庄借口舞剑刺杀沛公。项伯见项庄剑中暗藏杀机，便借口对舞去和项庄周旋。每当危急时刻，他就用自己的身体遮蔽刘邦，迫使项庄无法下手。直到樊哙冲进帐来，义正严词说得项羽无言以对，才使刘邦转危为安。

三、请汉中地 帮助汉王开辟基业

鸿门宴之后不久，项羽开进咸阳。狭隘的复仇心里终于使他诛杀了秦降王子婴，焚烧了秦国的宫室，弄得民不聊生。他还不听别人的劝告，一心“衣锦荣归”。项伯见此，知道侄儿终不能得天下人心，统一中国。相比之下，刘邦却有雄才大略，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

选。

项羽想自己称王，又怕诸侯怨恨，就派人去向怀王请示，谁知怀王的答复是：“按当初的约定办。”项羽恼恨怀王，于是佯尊怀王为义帝，这样，诸将就可以封王了。但他又顾虑别人非议，就先封诸将为王。在研究分封方案时，范增私下里对项羽说：不能把三秦地方给刘邦，否则，他会和你争天下。但是，把哪些地方封给刘邦呢？范增出了一个主意：就把巴、蜀二郡封给他，那个地方道路险要，秦国贬斥的人都迁到那里，没有人能逃出来。在刘邦王号的问题上，范增煞费了苦心：叫巴蜀王吗？那是夷狄之称，莫说刘邦不会接受，就是其他诸侯也不会同意的。思来想去，最后说：就叫汉王吧，巴蜀靠近汉中，如果别人问起来，就说巴蜀也是关中的地方，含糊过去就是了。

智者所见略同，张良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如果刘邦被关进巴蜀，那就只有困死他乡了。于是，他把刘邦赏给他的百镒黄金，两斗珍珠，借口感谢项伯的救命之恩，全部送给他，刘邦也叫张良以厚礼赠项伯，并托项伯为他争取汉中之地。项伯自然明白刘邦、张良的意思。于是答应了张良、刘邦的请求。

在项羽召集项伯等人讨论分封方案的时候，项伯一听封刘邦为汉王领巴蜀之地，就说：既然封为汉王，为什么不给他汉中之地？这样名不符实，不是要被天下人笑话吗？一句话说得项羽、范增无计可施。于是只好硬着头皮，把汉中封给了刘邦。

刘邦得到汉中，全盘棋就活了。如果刘邦得不到这块封地，韩信将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去投奔刘邦。张良的烧绝栈道，韩信的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之计也无由可施，更谈不上后来的“还定三秦”，东向而争天下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项伯为刘邦争得汉中封地，既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，也奠定了汉室江山的基业。

四、预留退步，保住项氏后裔

刘邦首战项羽，在彭城大败而逃，连老父妻室都被楚军俘获了。后来，刘邦在张良、肖何、韩信、陈平等人的帮助下，站稳了脚跟，并且争取到彭越、英布等人的支持，搅得项羽首尾难顾。一年半后，当楚汉两军对峙于广武的时候，刘邦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，而项羽则众叛亲离，败势已露。为了要挟刘邦，项羽叫人把刘太公绑在肉案之上，旁边架起一口大锅，锅下的烈火把锅里的水烧得滚开。在两军阵前威胁道：“沛公再不投降，我就煮掉太公。”刘邦面对项羽这种无赖行为，只得自我解嘲地回答：当初我和你受命于怀王，他叫我俩约为兄弟。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。既然你决心烹死自己的老子，那就麻烦你也分我一杯羹汤吧。项羽一听这话更是火上浇油，对刽子手下令：“杀！”

正在这危急关头，只听有人在喊：“且慢！”刽子手一看是项伯在喊，只得停下手来，项伯对项羽说：现在天下属谁尚且难以断定。刘邦既然要和你争天下，还顾什么家室？你杀了刘太公，非但要挟不了刘邦，自己反倒背上滥杀无辜的黑锅，这样对你更加不利。你何必要增加对自己的祸患呢？一席话，说得项羽如梦初醒，连忙叫人放掉太公。站在对面的刘邦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听进耳中。如果说以前项上攀亲，争取汉中都是张良用计的话，这次救太公则是项伯一人所为。刘邦对项伯的感激又增加了几分。

战争的胜负最终还是决于人心的向背。自楚汉相争以来韩信、陈平、英布等人先后背楚归汉，就连项氏的亲属项襄，也已看清形势，早在汉王二年刘邦兵败彭城后不久，就已投降到刘邦的帐下。项伯深知项羽刚愎自用，嗜杀成性，弄得天怒人怨，尽失民心，虽然作战勇猛，却无谋略，往往是西驰东突，疲于奔命。眼下的态势是汉军越战越强，诸侯归附，而楚军却越战越弱，前景暗淡。如果贸然把

太公杀掉，将来刘邦坐了天下，项氏就是罪及九族。项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尽量减轻项羽的罪过，以便保全项氏的后代。项羽兵败垓下，自刎乌江以后，刘邦对项氏的枝属果然一个不杀，而且还先后封了项伯等四人为侯。就是对项羽本人，也葬以鲁公之礼。

五、封侯逸事

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)12月，刘邦用陈平计伪游云梦，羈拿韩信。到栝阳后考虑处理大封功臣的问题，即所谓“剖符行封”。

刘邦先封张良为留侯，食万户。封肖何为八千户。对于曾救过自己命的项伯不行封赏，似乎也说不过去，于是把射水之阳，淮水以南的一块地方全部封给项伯，称之为“射阳侯”并赐姓“刘”。

当初“鸿门宴”前，“沛公奉卮酒为(项伯)寿，约为婚姻。”此“约为婚姻”，即结为儿女亲家。是谁家的女儿嫁给谁家，史书没有记载，而刘邦只有一个女儿，后来嫁给了赵王张敖，刘、项两家并未真正结亲。“约为婚姻”之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汉惠帝三年(前192)，项伯寿终正寝。他的儿子刘瞵(即项瞵)“有罪，不得代”侯，射阳国被废除，淮安位于淮水之南、射水之北，此后历代文人常常把淮安称之为“古射阳”，亦由此而得名。

晚唐宰相李珣

山翁

一、连登三科

李珣，字待价，唐德宗建中四年(784)生于楚州(今淮安)。其先辈出自赵郡(今河北省赵县)，客居于淮。他幼年丧父，事母以孝，闻名乡里。年方弱冠，即以明经科名登榜首。宪宗元和十年(815)，户部尚书李绛出任华州刺史，邂逅得识李珣，交谈之中，见其天庭丰满，仪表非凡，叹道：“观君之相，定非庸人之辈。”劝李珣不要只研读经学，成为迂腐的学究，要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他受到李绛的启发，乃于元和年间举进士而擢高第。河阳三城节度使乌重胤，出自行伍，及为长帅，能与下同甘苦，而善待宾客，礼分同至，当时名士，咸愿依之。他上表设置幕府，聘请李珣为幕友。时吏部主办文官选拔，择人之法有四：一曰身，体貌丰伟；二曰言，言辞辩正；三曰书，楷法道美；四曰判，文理优长。珣四事皆可取，遂登书判拔萃科高等，即授渭南尉。不久，擢升右拾遗。

二、敢谏直言

宪宗元和九年(814)，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，因袭位不遂，自领军务，纵兵威胁东都洛阳。朝廷诏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以本军独当一面，征讨吴元济。十二年，光颜连败元济之众，贼乃尽

所部出当光颜之师。时唐、随、邓节度使李愬乘其无备，雪夜攻克蔡州，生擒吴元济，贼乃平。明年，光颜、李愬同受诏东征李师道，败贼军于濮阳，师道伏诛。十五年正月，宪宗暴崩，穆宗即位，八月葬宪宗于景陵，九月大合乐于鱼藻宫，观竞渡，又召李愬、李光颜入朝，欲于重阳日大宴群臣。右拾遗李珣等上疏谏云：

道路皆言陛下诏光颜等将与百官高会。然一年未到，陵土新复，三年之制，天下通丧。今诸侯国的代表刚走，外族的使者未还，怎可不遵守皇帝死后停止举乐和欢宴的规定。王者之举，为天下法，不可不慎。且光颜，愬忠劳之臣，方盛秋屯边，如令访谋猷，付以疆事，召之可也。岂以酒食之欢为厚邪？

穆宗虽置其疏谏而不纳，然亦知所言于情于理皆宜，遂厚加慰劳。

长庆元年(821)，盐铁使王播增茶税十之五，以佐内廷用度。珣上疏谏云：

税率本济军兴，而税茶自(德宗)贞元(元年)以来有之。方天下无事，忽厚敛于人，殊伤国体，其一不可；茗为人饮，与盐粟同资，若重税之，售必高，其弊先及贫下，其二不可；山泽之产无定数，量斤论税，以售多为利。若价高则市者稀，价贱则市者广，岁终上计，其税几何？未见生财，徒闻敛怨，其三不可。陛下初即位，诏惩聚敛，今友增茶赋，必失人心。臣忝谏司，不敢缄默。

其时，皇宫内院正兴造百尺楼，土木费钜万，国计不充。王播希恩贪功而增税，隐中帝欲。疏奏不纳。

李珣以数谏不得留内，出为下邳令。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辟署置幕，聘珣署掌书记。待文宗即位，珣还朝为殿中侍御史，宰相韦处厚说：“天子祭祖之器，岂论勃之才？”遂授礼部员外郎。文宗大和四年(830)，牛僧孺回朝为宰相，珣由司勋员外郎、知制诰升为翰林学士加户部侍郎。时有郑注者，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家，初依李愬，后出入宦官王守澄之门，及守澄入知枢密，郑注进药方一卷，

帝令守澄召郑注对策于浴堂门。而李训已在禁庭，二人相洽，日侍君侧，宣讲“太平”之术。此时，训、注之权，赫于天下，并且恩仇必报，一时朝廷官员，人心惶惶。文宗一日问李瑛道：“卿亦知有郑注乎？宜与之言。”瑛说：“臣知之，奸邪人也。”帝愕然，说：“朕疾愈，注之力也，不可不一见之。”郑注由是怨瑛。九年六月，京兆尹杨虞卿家人出妖言，杨被逮交御史台审劾。虞卿弟并子等八人挝鼓称冤，诏令杨虞卿削职归第，人皆以为冤诬。李宗闵于御前论列是非，帝怒，故得罪被贬。李瑛为宗闵申辩，亦被贬为江州刺史。后改任河南尹。开成二年(837)，复为户部侍郎。文宗自开成初恢复前朝旧制，每入阁议政，左右史执笔立于殿柱之侧，君臣论奏，得以备书，故开成政事记载最详。二年十二月，以前忠武军节度使杜悰为工部尚书。时悰既被授官，然而久未报到谢恩，帝问其故。户部侍郎李瑛奏称杜悰为岐阳公主服假。因言道：“比来驸马为公主行服三年，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为此。”帝大骇其奏，即日诏曰：“制服轻重，必资典礼。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行服三年，缘情之义，殊非遗训，违经之制，今乃闻知。宜行期周，永为定制。”期周即行服一年。

三、为相三年

唐朝自宪宗元和末年(820)至朱温灭唐(907)，是唐朝的晚期，史称晚唐。朝廷上是宦官当权，朝臣结为朋党，朝臣与宦官之间既有勾结，也有斗争。自唐宪宗被宦官杀死后，先后在位的有穆宗、敬宗等八个皇帝，其中除敬宗外，都是宦官拥立的。敬宗虽非宦官所立，却是被宦官杀死的。朝臣朋党，主要是“牛李党争”，即以牛僧孺、李宗闵为首的一派和以李德裕为首的一派之间的斗争。牛、李虽属政见不同，但往往涉于私人之间的怨恨。李瑛受知于牛僧孺，又与李宗闵亲厚，相继援引，而居大政，人皆视为“牛党”。然而他章疏议论，每以国事为重，绰有端士之风，间或以亲者为谋，亦言之成

理，而未心存倾轧，妄议别人。开成三年春正月，李珣与户部尚书杨嗣复皆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即是实际上的宰相。时李德裕的党羽郑覃、陈夷行亦在朝。入对之际，是非蜂起。同年二月，文宗对宰臣说：“李宗闵在外数年，可别与一官。”郑覃、陈夷行说：“宗闵养成郑注，几覆朝廷。”李珣奏道：“养成郑注的是王守澄，与宗闵无关。大和末，宗闵、德裕同时得罪被贬，二年之间，德裕再逐步升为淮南节度使，而宗闵尚在贬所。凡事贵得中，不可但徇私情。”帝曰：“与一郡可也。”宗闵遂由衡州司马升任杭州刺史。

文宗以大旱释放狱中系囚，出官人刘好奴等五百余人，送两街寺观，帝御紫宸门召宰臣入对，李珣说：“陛下放宫女数多，德迈千古。汉制，每年八月选宫女，晋武帝（司马炎）平吴，亦广征美女。仲尼所谓‘未见好德如好色’。今陛下以无益放之，微臣敢贺。”郑覃亦说：“晋武帝以荒淫之失，中原遂为外族所割据，陛下以为殷鉴，放之攸宜。”可见，两派虽多芥蒂，亦有意见一致之时。

穆宗时，王播出任淮南节度使，不顾南方大旱，搜括不已。后复为盐铁使，加重铜、盐税，每月以钱物进奉皇帝，名为“赋税盈余，其实正额，务希奖擢，不恤人言。其时由于铜税的加重，形成市场上铜器的价格高于铜币的价格，即所谓“币轻钱重”。开成三年（838）正月，文宗问何以币轻钱重？李珣答道：“禁铜之令，朝廷常典，但行之不严，不如无令。今江淮以南，铜器成肆，市井逐利者，销钱（币）一缗（mín，一千文），可为数器，售利三、四倍。远民不知法令，率以为常。纵然国家加炉铸钱，何以供销铸之弊？所以禁铜之令，不得不严。”早在和大和元年（827），王播任满还京，献银碗三千四百只，绫绢二十万匹，文宗擢升其为尚书左仆射。所以李珣在这里只谈禁铜，而回避铜税过重这一事实。

同年，皇上御紫宸议政，说：“天宝中政事，实不甚佳，当时姚崇^①、宋景在否？”李珣对道：“姚亡而宋罢。”他遂即说：“人君明哲，终始尤难。玄宗尝云：‘自即位以来，未尝杀一无辜。’而任（李）林甫

陷害破人家族，不亦惑乎？”陈行夷趁机说：“陛下不可移权与人。”含沙射影，意在李、杨。李珣、杨嗣复反唇相讥，说：“太宗用房玄龄十六年，魏征十五年，何尝失道？臣以为用房、魏多时不为不理，用邪佞一日便足。”

四年三月，文宗对宰臣说：“朕在位十四年，属天下无事，虽未至理，亦少有如今之无事也。”李珣对道：“邦国安危，亦如人之身。当四体和平之时，长宜调适，以顺寒暄之节。如恃安自忽，则疾患旋生。朝廷当无事之时，思省缺失而补之，则祸难不作矣。”他的居安思危、警钟长鸣的观点，深受皇上的赞赏。

文宗以杜惊职掌朝廷财政收支，欲加户部尚书，因紫宸言之。陈夷行说：“一切恩权，合归君上，陛下自看可否？”李珣对道：“太宗用宰臣，天下事皆先平章，谓之平章事。代天理物，上下无疑，所以致太平者也。若拜一官，命一职，事事皆决于君上，即焉用宰相？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，臣下发论则疑，凡臣下用之则宰相，不用则常僚，岂可自保？陛下常语臣云：‘寡易直劝我，宰相进拟，但五人留三人，两人勾一人。他即合劝我择宰相，不合劝我疑宰相。’”史家认为人君应有知人之明，于贤不肖当知分明，乃可与言治。择相亦贵在知人善任。

其年五月，帝对宰臣说：“贞元政事，初年至好。”李珣说：“德宗中年好货，方镇进奉，即加恩泽。租赋出自百姓，更令贪吏剥削，聚货以希恩，理道故不可也。”皇上说：“人君聚敛，但轻赋节用可也。”珣又说：“贞观中，房、杜、王、魏^①启告文皇，意只在此，请不易初心。自古好事，克终实难。”帝表示矢志不渝。寻进封李珣为赞皇县男。

四年五月，文宗问延英殿政事，逐日何人监修。李珣应曰：“是臣职司。”陈夷行说：“宰相所录，必当自伐（即自矜，自夸功绩），圣德即将掩之。臣所以频言，不欲威权在下。”李珣反驳道：“夷行此言，是疑宰相中有卖威权、货刑赏者。不然，何自为宰相而出此言？”

臣累奏求退，若蒙恩准，臣之幸也。”

他居相位仅三年，颇受眷宠，然陷于朋党之争，左右掣肘，屡次求退不准。帝方委用李、杨，乃罢郑覃、夷行知政事。可是，李珣等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，终于随着文宗的逝世受到宦官的排斥而罢相，还险些送掉性命。

五年春正月二日，文宗暴疾，不受朝贺。宰相李珣、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，以皇太子（陈王）监国。当初，杨贤妃有宠于文宗，庄恪太子薨殂，及开成末年，帝多疾无嗣，贤妃请立其子安王溶为嗣，帝谋于宰臣李珣，珣以为不可，乃立陈王。四日，文宗崩。两军中尉仇士良矫诏迎皇太弟颖王进京，百官谒见于东宫思贤殿，于枢前即皇帝位，是为武宗。仇士良既立武宗，乃发安王旧事，故陈、安二王与贤妃同死。人皆为李珣捏一把汗，他却坦然道：“臣下只知奉所言，安与禁中事？”武宗之立，既非宰相本意，甚薄执政之臣，宦官专权，莫此为甚。

帝新听政，李珣数称道《无逸篇》以劝。时潞州节度使刘从谏献犬马，沧州节度使刘约献白鹰，珣请却之，以示四方。迁升门下侍郎，任文宗山陵使。八月十七日，葬文宗于章陵。会秋雨大降，梓官至安上门陷于泞，灵车不前，罢为太常卿。九月，终因奉所立，出李珣与杨嗣复分别为江西、湖南观察使。明年，宦官仇士良言于帝曰：“嗣复、李珣不利于陛下。”武宗性急，立命中使往湖南、江西杀杨嗣复与李珣。宰相韦珙等亟请开延英门议事，因极言国朝故事，大臣非恶劣显著未有诛戮者，愿陛下复宜三思。帝良久改容说：“李珣志在扶册陈王，嗣复志在树立安王。立陈王犹是文宗遗旨，嗣复欲立安王，全是依贤妃意旨。向使安王得志，我岂有今日？然为卿等恕之。”乃追回赴湘、赣二中使，再贬李珣为端州司马、杨嗣复为潮州司马。

四、德泽淮南

宣宗立，大中二年(848)，李珣被内调任郴、舒二州刺史。舒州位于安徽中部偏南。著名诗人山阳赵嘏于文宗大和年间应进士未第，遂寓居长安，结交卿相，出入馆阁，其时李珣在京任职礼部，后升为翰林学士加户部侍郎，与赵嘏既是同乡，又是旧交，赵嘏在《献淮南李仆射》一诗中云：“早年曾谒富民侯”，“旧恩如水满身流”。武宗会昌元年赵嘏迁家浙西，次年登进士第。此次他正赴浙西探亲，听说李珣内调复官，欣喜万分，遂作《回於道中寄舒州李相公》诗一首，其中有“静语乍临清庙瑟，披风如在九层台”，“从此微尘知感恋，七真^①坛畔望三台^②。”接着，赵嘏又在舒州献诗一首，对李珣颂扬备至，并思附骥。诗云：

野人留得五湖船，丞相兴歌郡国年。
醉笔倚风飘洞雪，静襟披月坐楼天。
鹤归华表山河在，气还青云雨露全。
闻说万方思旧德，一时倾望重陶甄。

此后，李珣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再迁河阳节度使。他在河阳任上，减免高税重赋，并取消陈欠宿债百余万两。后以吏部尚书召珣离镇入京，而河阳府库十倍于初。不久，他被委以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。其时，赵嘏正任渭南尉，犹有《献淮南李相公》诗一首，盼望李珣再入中枢，参与国事，排除宵小，重振朝纲，诗曰：

傅岩^③高静见台星，庙略^④当时诗不庭。
万里有云归碧落，百川无浪到沧溟。
军中老将传兵术，江上诸侯受政经。
闻道国人思再入，鎔金新铸鹤仪形。

然而，终因宦官专权，奸佞当道，唐王朝一度复苏的局面难以继，他们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。数年之后，李珣与赵嘏亦相继谢世。在此之前，他考虑自己历事五朝，遂不以内廷外镇而自异，上表请立皇太子，以维天下人心。会江淮大旱，他下令开仓放粮，救济灾民。并将积余留作储备的军粮，杀半价售与平民。当初，淮南三任节度使皆卒于镇所，有人劝他易署治事。他说：“皇上令我守扬州，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处，若何去之？”时扬州酒税偏高而宦官统领的神策军常为豪商上利。他比及病危，官属见他躺卧内室，惟以上述两事已经奏明朝廷，而未见答复为恨，并无一字提及家事。大中七年(853)，病逝于任上，享年69岁。封上柱国、赞皇郡开国公，食邑1500户。赠司空，谥号贞穆。

李珣精于儒学，亦善古乐章句，文宗每听乐，鄙恶郑、卫声^①，诏太常(礼乐之官)习开元中《霓裳羽衣舞》^②，以《云韶乐》^③和之。舞曲成，帝命翰林学士李珣陪同阅于庭。他秉性寡欲，早年丧偶，不置妾侍。门无杂宾，谢绝馈饷，高风亮节，淮南之人甚称其德；及珣病歿，赴京叩阙下，愿立遗爱碑，刻其业绩，让其仁爱留于后世。

综观李珣一生，主要立于文宗、宣宗两朝；文宗承父兄奢弊之余，当阉寺(太监)挠权之际，而难以治易乱，化危为安，宣宗自大中临政，权豪敛迹，奸臣畏法，阉寺摄气，由是刑政不滥，贤能效用；两朝政事虽未臻至善，但颇有起色，其中也有李珣的一份功劳。

注释：

①姚崇(650—721)：历任武则天、睿宗、玄宗朝宰相。睿宗时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，以削弱其权力，被贬职。开元初复相，奏请禁止宦官、贵族干预朝政，禁绝佛寺道院的营造，奖励群臣劝谏等十事，并纠正当时不敢捕杀蝗虫的陋习，推行焚埋之法，减轻了灾情。宋璟(663—737)开元四年(716)冬开始居相位，主张宽赋役、省刑罚，禁销恶钱，选拔人才，使百官称职。开元八年(720)罢相。

②房、杜、王、魏：即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王珣和魏征，都系贞观中的名臣贤